

資治通鑑

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勅編集

漢紀三十五 起柔北 滌 盡柔 非 敷 泮 凡 十 一 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
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
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
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
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歆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

通鑑四三

一

余政

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
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
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
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
表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
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
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
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
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

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

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

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餽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又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

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齊訓農治兵，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閬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

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

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

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
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
候汝南郅憚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逾遠
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
槃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
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二月
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匈奴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
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
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朱
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
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
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

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
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
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
富平之半 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 丙子行大司空馬
成復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
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
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
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
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
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

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
帝亦思念欲宥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
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爲後世灋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爲人剛毅方直
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
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
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
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
福祿無誅譴者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
於是灋物始備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
乃十存一焉 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

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
此愈親厚之融小心又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
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
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
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
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五
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守 秋會
稽大疫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
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
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

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灋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挑菜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獸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

昔高宗命說曰若蔡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出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丁未有星

孛於昴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

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
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夏四月丁巳
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
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
為琅邪公癸丑追謚兄縯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縯功
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
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
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
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

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
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
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
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竒愛陽遣謁者考實二
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為汝南
太守度田不實賊罪千餘萬下獄歙出授尚書八出為博士諸
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
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 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
為大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
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
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
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安平侯蓋
延薨 交阯麓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
纏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
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麓泠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
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

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
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
旣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
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
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

通鑑四三

九

董明

收捕者又以畏慙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
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
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開 盧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
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
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旣而芳以自歸爲功
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
尤深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
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
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
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今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灋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貴出子春遷熹爲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邳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甲申帝幸章陵脩園

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南擊交阯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祠后土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徼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泂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馬援斬徼側徼貳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馬援進擊徼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

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

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

陰與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

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栢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

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雋，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灑必行，已不得自放，縱

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



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 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諱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將劉

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

奴烏相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曾東海楚沛國 十二月匈奴寇

通鑑四三

古

方輿

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 烏相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相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

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保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相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疆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鮮卑萬餘騎寇

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犇投水死

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
彤不敢復闕塞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
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
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
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
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
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莫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
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
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爲
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
子度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

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是歲青
州蝗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弟左賢王
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
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烏栢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
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栢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
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
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
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菡萏竹杖則開牂柯越騫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魏書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勅編集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
章涅灘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冬十月丙申以太僕

張純為大司空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遣劉尚發兵萬餘

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

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

通鑑四十四

一

呂堅

子曰比為右莫韃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

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

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

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

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

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

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

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是歲高侯朱祐薨祐

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

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

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

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
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
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
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
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
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
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

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彤曰審
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
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
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撫夷
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
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
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
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
舊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
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庭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

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灋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

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餽薏苡實能輕身勝障氣軍還載之一

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臺葬域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巖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許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前雲陽令扶風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

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援旣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音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

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通鑑四十四

五

五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詔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韉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

贈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

所略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

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
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
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
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
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
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上問
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
就國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

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深其化未嘗犯灑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
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
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
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
鍾虡之樂擬於乘輿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
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
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
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
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
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

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
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
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
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
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
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
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
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
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相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
哉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
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
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
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
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
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
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
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
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

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來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戾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受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甲子上幸魯濟南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戾賈復薨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

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

通鑑四百

十

陳然

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壘親封之訖太常命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

魴為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栢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

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栢譚非聖無灋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栢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費達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達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帝遣使齎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憺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憺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亡閭

閭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

二將軍四萬人討之。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鞬單于。

顯宗孝明皇帝上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

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山陽王荆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龍塞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好時愍侯耿弇薨。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

冠冕玉佩以行事禮畢登靈臺望雲物赦天下 三月臨辟雍
初行大射禮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栢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
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
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醴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
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栢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
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
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栢榮及即帝
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

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
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
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䟽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
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
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
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
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
中 上以中山王馮鄂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
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
帝禮待陰鄂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
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
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

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於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及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是歲初迎氣於五郊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爲醯僮尸逐族鞮單于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烜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

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

獨不與焉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 羨為廣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
會稽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
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
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
雨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
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
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
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
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
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
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
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
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
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
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
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
曰太子用讖文也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
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
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
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

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七
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
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
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
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
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 大淵獻凡十五年

勅編集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 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練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

通鑑四十五

孝明

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五年春二月庚戌蒼罷歸藩帝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今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 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 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

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實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皆下獄死又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維陽

六年春二月王維山出寶鼎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日還幸陽城壬午還宮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以東海相宗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又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爲司

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秋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紉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

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是歲大有年。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未有國邑。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

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國除 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

緄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

通鑑四十五

五

取後

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它人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

融為司空 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壬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王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復為太常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 楚王英至

通鑑四十五

六

取俊

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菽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愬者侍御史塞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

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

食六縣又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扞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夏四月庚子還宮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

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袵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豐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

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
 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
 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
 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
 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
 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
 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
 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
 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
 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
 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
 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

通鑑四十五

九

漢書

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
 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竇固獨有功加
 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
 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
 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沉已著邪乃召侍胡詐
 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
 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
 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
 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
 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

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鄯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

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五月癸丑弁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

爲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昱永之子也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犍爲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

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孫也。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於城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犇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爲什邡令。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丁未，赦天下。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爲太傅，司空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

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
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
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
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
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甲辰晦日
有食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
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
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
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
損陰氏不假以權執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

通鑑四十五

十四

長

誅之自上名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
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
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
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
徐州大旱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